

豆青

王太生

豆青，像青豆子一样的青。这个与色彩有关的词，极富中国传统视觉审美情调。

蚕豆是青的，毛豆是青的，豌豆是青的，四季豆是青的，芸豆是青的……一大把，豆子的青。

青，有层次感，粉青、天青、冬青、梅子青……我比较喜欢“豆青”这两个字，轻轻地出口，便想到植物和食物。

豆青是和草叶、植物、泥土气味、陶瓷、茶壶……联系在一起的。青的稀释，里面属一点水——植物的露水，便成豆青。

关于豆青，先是透光透影，光泽润朗的陶瓷。《说文解字》里解释，豆青是青釉派生出的釉色之一，起源于宋代的龙泉窑。作为瓷器，豆青和东青原属一类，明以前微近黄色，至清代纯近绿色，釉色为青中泛黄。

友人家中，有一只豆青釉雕刻镂空缠枝莲花方瓶，可内置一炷香，点燃后，缕缕香气，从镂空处逸出，满屋生香。一日，邀我到他家赏瓶闻香，见到那只豆青方瓶，置于几案，友人手持一盅茶，品茶闻香。

然后，是一把玲珑方寸，古朴的紫砂小壶。豆青泥，呈豆绿色，略泛青灰。一种珍稀的泥料，是紫砂原矿中的一种，由多种原矿泥料调配而成，是将本山绿加天青和石黄调配而成，调配出来的泥料烧制完成后色泽呈淡绿色。

宜兴紫砂，泥料中有一种豆青砂，这样的砂土，做成香瓜壶、西施壶……

尤喜香瓜壶，壶色与瓜色接近。傍晚，捧一壶茶，犹如抚碧碧青香瓜，壶色与茶香，一个是视觉享受，一个是嗅觉品味，色香俱佳。

把玩“豆青”这样的色调，缘于一把豆青色的南瓜小茶壶。

厦门书友送我几味岩茶：大红袍、金砖肉桂、紫玫瑰，我用此壶，注入七八分热的水，缓缓冲泡。豆青色，比较贴近喝茶时的心情。

天青，是天空的色彩；豆青，豆子的颜色。若拿豆青与天青相类比，天青是一个场景，豆青是一种状态。天青是浩大的，豆青

弱小，只在豆子上的那么一点青，茶壶上的一掬青，瓷器上的一抹青，青得局限，青得节俭。

清少纳言说，“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”，破晓时是天青色，在杨柳绿树的水边，也夹杂着豆青色，空气清冽，有淡雾和薄烟。抑或，洋槐与梔子的花香飘忽，还有早起赶路、做事的人，鸟在屋顶上啁啾。

其实，《枕草子》里就浸濡不少这样的豆青色。“洗头，化妆，穿上浸满香气的衣裳，即使在没人看见的地方，心中也十分快活。”夏季夜色迷人，“皓月当空时自不待言，即使黑夜，还有群萤乱飞，银光闪烁；就连夜雨，也颇有情趣”。

小时候，在丝瓜田里捉蛴蛴。人在豆架下，窜来窜去，虫子在左，虫子在右，眼前是密密的豆叶瓜秧，弥漫着草叶清香的豆青色……又与小伙伴在苇塘旁边，用湿软泥垒灶，上置一块洋铁皮，用枯苇杂草，树枝拨弄炒青豆，几时的快乐，至今回想起来，是妥帖安稳的豆青色调。

豆青色带给人们一些好心情。或者说，好心情时是豆青色。

有些湖水也呈豆青色。我到山间看风景，遇见一个湖，水里映着山岗峰峦，真想灌一壶带回去煮饭烹茶。放眼望去，这个地方的林木底色，是莹莹的豆青色。

又在山中溪边，遇一涉水濯足女子，流泉淙淙，透明晶莹，清流溪石历历可数，女子踩石，缘溪而行，豆青色的衣袂飘飘，惊鸿照影，倒是与四周林木水色，相宜拍配。

豆青色是颜色，有时还是感觉。读有些书，也觉得它们是豆青色。比如，《豆棚闲话》《闲情偶记》《浮生六记》……那里面，有让人阅读过后，所带来的赏心悦目，清凉舒服的感觉。

豆青，属于植物、瓷器和深远的民间。一种颜色，聚一类人。物以类聚，人也以色彩喜好区分。

色彩是文化，亦是个性。豆青色是安静的，也有稳妥，温润、平和的成分，而又暗涌内在光泽。

鸟语花不香

程秀霞

茂源住在儿子家，简直就是度日如年。

这天晚饭后，茂源又让儿子给他买回老家的火车票，说自己就像笼中鸟，再这么住下去，非憋出病不可。

儿子听老爸提到笼中鸟，一下子就有了主意。

这天，儿子下班回来，提了一个鸟笼，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儿在笼子里跳上跳下。

爸，离咱楼不远处有个滨江公园，那有很多像您这么大年龄的人在玩鸟，明天你去那里，就不会寂寞了。

第二天，茂源吃完早饭，提着鸟笼来到了儿子说的滨江公园。

公园里，几颗榕树上挂满了鸟笼子，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走过来：老哥，把鸟笼子挂在那个树枝上吧，这些鸟儿凑在一起，赛着伴唱歌，这儿鸟语花香，简直就是一个小森林。

看着树上十几只鸟笼子里五颜六色的鸟，茂源觉得它们很像电视上说

的，国家级保护动物。不知咋的，茂源可怜起它们来，觉得它们就像自己一样，被困在笼中。

把鸟笼子挂在树上，茂源在公园里散步，看着那些叫不上名来的各种名贵的花，茂源觉得，一点儿都不香，也赶不上老家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狗尾花漂亮。

晚上，儿子下班回来，看到空空的笼子，问他：鸟呢？茂源说，不小心，弄飞了。

第二天，儿子又买回来一只更漂亮的鸟。

晚上，茂源从公园回来，说，不小心，鸟又飞了。

接连几天，儿子买来的鸟，都让茂源不小心弄飞了，而且别人笼中的鸟，他也买下来，弄飞了。

夜里，茂源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，他扇着巨大的翅膀，向老家飞去。

他看到，村头的路旁，那一串串粉红色的狗尾花散发着香气，随风摇曳。

空调·扇子·风

宋扬

“二八月，乱穿衣。”老天一惊一乍，电风扇偶一露脸，只能跑龙套。立夏后，气温飙升，风不再温柔可亲。从电风扇叶片旋转出来的风，像是刚穿越火焰山，带着热与焦躁。

这就到了空调出镜的时候。

人类科技上天入地，哪里有需求，哪里就有研究。与物理学上的空气流通不同，空调从化学上改变风，实现季节穿越。南国海洋馆引进企鹅，靠空调；朔北冰天雪地，除了暖气，也靠空调。还有空调致病一说，曰“空调病”——长期吹空调于身体健康不利。与“汗水湿透衣背”的近忧相比，谁顾得了远虑？办公室朝九晚五，医院病房二十四小时，若遇停电，还不得怨声载道，指天骂娘？

春秋闲，冬夏忙。忙起来，空调像老牛拉犁，奔的是命。牛草或电供继不上，牛跑不动，空调也停摆。超负荷下，每年夏天，城市最焦头烂额的莫过供电局。

于是，“节能办”号召老百姓控制夏季空调最低温度。“温室效应”，我们和高气温的战争成了冤冤相报的死循环。我们正在用高科技的成果一点点让我们的对手变得强大。

在古代，夏风大概不如今日之溽热。孟浩然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的诗句，显然不可能诞生于热浪滚滚的荷田。用“心静自然凉”去解释，有唯心主义嫌疑。一段记录气温升高的短视频让人触目惊心——六十年前，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和西北沙漠呈淡红色，现在，祖国山河一片通红。

远的不说。20世纪八十年代，一把扇子能解决所有消暑问题。“六月天气热，扇儿离不得。有钱买一把，无钱等它热。”乡间歌谣凸显扇子的作用。

“引秋生手里，藏月入怀中”，扇子打开，面如弯月，一摇，能把夏过成秋。未必人人都读过《白羽扇》，但不妨碍他们如白居易一样潇洒。

纸扇曾是下村干部的标配，是有钱人家读书娃儿的炫资。扇面有李白、唐伯虎的诗。娃儿们不比谁读的诗多，比甩扇子谁帅气。“欸”的一声，扇子甩开。“呼”的一声，扇子收拢。一欸一呼，不知扯破了多少李诗唐诗。

农村婆姨不附庸风雅，重风大实用，以驱汗，以扇蚊。脸盆大的蒲扇肯定不是法国文豪伏尔泰笔下的扇子。文豪说：“不拿扇子的女士犹如不拿剑的男子，顿觉自己骄傲的气焰断了半截。”不必妄自菲薄，我邦“扑流萤”之“轻罗小扇”，丝毫不输女性婉约之美。

论扇子文化，还没有人敢叫板我泱泱华夏。

铁扇子不是十八般兵器，但被施耐庵写给了宋清；铁扇公主的芭蕉扇，能助唐僧西天取经；晴雯撕扇，张扬个性；纶巾羽扇，三国始定；东坡画扇，扇价陡增；板桥画扇，解人之困。东坡、板桥明星带货，讲的就是文化效应，岂不正是古代版的“精准扶贫”？

彼一时，此一时。扇子文化渐行渐远，空调技术日新月异。期待零污染、零排放的空调早日出现。届时，温室效应的步伐或能慢下来，扇子文化或能再次繁盛，我们或能再过上诗人木心在《从前慢》中所回味的的生活——“……从前的日子变得慢。车，马，邮件都慢……”



哺育 汤青 摄

